

大家小品

珍惜火柴的记忆

叶延滨

记忆是奇怪的，有时，记忆像个最吝啬的精灵，选择那些当时零碎枝节的细部，留了下来，而且越在脑海中留得久，印痕越深，越在时光之后存放，越放得清晰。记忆是对人生的一种珍惜，这种珍惜又使我记得我曾经珍惜过的事情。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课本中，还有没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了。这篇回忆录，从七根火柴的角度，写下了红军过草地的千辛万苦。这是一个短篇纪实文学，每次一看到那些动辄数十万字的“巨型报告文学”作品，我就想到了《七根火柴》。我以为这是一篇写长征的经典作品，用一个红军战士对七根火柴的珍惜，表现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长征壮举中人性的光彩。我们生活的现实，已经到了处处声光电的五光十色时

代。我记得，在我少年时期，最困难的岁月，我们珍惜每一根火柴，那是疯狂的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灾害”时期，物质到了空前匮乏的底线，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配给，都要凭票证定量供应。我记得，有粮票，粮票还分粗粮票、细粮票、全国粮票、省粮票等。县里自制的粮票叫“搭伙证”，不能流通购买粮食，只供在单位食堂就餐，然后各个单位的食堂可以用它到粮站购买粮食。此外还有食油票（每月三两），棉花票（每年半斤），糖票（每月半斤），糕点票（每月半斤），布票（最少的一年每人一尺五寸），肥皂票（每人一块），肉票（最少的一年每人每斤二两），蜂窝煤票（城市居民专有），煤油票（电力不足的小城市居民）等等，还有逢年过节发的茶叶票、香烟票、豆瓣酱

票、酒票、豆腐票……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在1960年前后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的最低保障，就可以去调查一下那个时候的城市居民的票证发放情况。那些邮票大小的票证，让人们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证中，还有一种叫火柴票。说到火柴，我们会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冬夜用火柴的光，点燃了自己的梦想，让生命最后时刻有些光明和温暖。但我在读这个课文的年代，正是中国人连火柴也需要票证才能买到的年代，因此，这小女孩不断划燃火柴的举动，在我们那代孩子眼中，也许显得太奢侈了。我们更理解《七根火柴》，知道每划一根火柴，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有一年，在我的记忆中，火柴也要凭票供应，一家两盒火柴。火柴在那

时不贵，两分钱一盒，但没有票，也买不到。两盒火柴，不足两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烧三顿饭，晚上停电点煤油灯，点蚊香，还不是每一根都能划燃。两盒火柴，一个家庭维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里有一个抽烟的人，这就不够用了，两分钱的火柴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家人的面前。四分钱，两盒火柴，在那个饥饿和寒冷的年代，让我看到了母亲坚韧而乐观的灵魂。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下面的这个细节。那时候每天清晨，学校大食堂烧早饭的时候，烧柴草的灶孔下，堆着从灶里落下的柴草灰，灰灰中还有没有熄灭的炭灰渣。下放到大凉山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母亲，就到伙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压得紧紧的，一盆炭灰，可以从早上到下午都保持着热气，用小火钳拨开灰层，还有豆粒般星星点点的小火炭。就这样，不仅能取暖，还能省下火柴，留在没有炭灰的时候用。用手指捏着火柴，划一下，叭地燃起来，那火花真好

看。小心地点燃煤油灯，黑黝黝的屋子顿时有了橘黄色的光亮。“真好啊，有火柴的时候，就不怕停电”。这是我最早的对光明的礼赞。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我们家除了每月两盒火柴，母亲还有一份“特殊的供给”——每月一斤肉，一斤黄豆，两条香烟。这是配给“老红军资格”的待遇。母亲虽然被下放到凉山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待遇没有取消，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点奢侈品。买肉的时候尽量挑肥一点的，连带带骨头的肉，把皮和骨头加上青菜做一锅肉汤。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切成肉末，在热油里做熟了，然后一起放在一只小碗里，一小碗有肉渣的猪油。以后的一个月，做菜的时候，放上小半勺，青菜就有了肉味了。一根火柴点亮油灯，半勺油煮一碗青菜，在那个最困难的年月，在那个叫大凉山的深山里，让我感受到母爱，那么真切，那么细腻。今天是母亲的祭日，她走了十年了。

江涛手拿电话听筒，走到一幅摊开在桌上的地图前。现在他心中又多了一个危机点：翡翠岭！他看清楚了：不仅天子山方向的敌人从南面对骑盘岭构成了威胁，翡翠岭方向的敌人也从东面和东南对它构成了威胁！他明白三营营长为何不愿去占领这三座小高地了！——正是这三座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高地，有可能成为今天骑盘岭攻防战中的麻烦所在！敌人将主力退缩部署于天子山一线，同时在001号高地上做重点防御。如果他是敌人的指挥官，就会以天子山为钳轴，以001号高地和骑盘岭东端的另一座高地为左右两片钳齿，对骑盘岭构成钳击之势。没有东面这一片“钳齿”，这个防御体系的构筑就是有明显缺陷的。而假若有这样一片尚未暴露的“钳齿”，它很可能就是632高地地区三个小高地中的一个！他不敢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断，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另一片“钳齿”就是目前暴露的骑盘岭地区的东一、东二、东三高地。不过这样设想还必须扩展自己观察敌人实际防御态势的视野，不仅要公母山和天子山，而且也要将翡翠岭合在一起。——后一种防御构想想在学术上显然有失当之弊，前者才是战术上的杰作！——倘若他的判断属实，今天无论哪一支部队被派去收复632、633、634高地，都有可能撞上一个马蜂窝！抽调骑盘岭上的部队去打这一仗是不可能的。从大局着眼，守住骑盘岭当然比占领632、633、634高地重要得多。——这样就只剩下刘宗魁带的那个营了！我之所以下决心派刘宗魁带那个营去执行此项任务，不仅仅因为我手中没有别的部队可用，真正的原因是：尽管我不喜欢这个人，到了关键时刻，我却坚信只有他能完成任务！就带部队打硬仗打恶仗而言，我手下可能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十二 刘宗魁没有在地图上下多大工夫，就查看了江涛给他的任务中潜藏的危险，战前那种阴郁的念头立即表上心来——一旦战场上出现

复杂局面，江涛是不会吝惜使用他们这支小部队的！——632高地地区是目前我双方谁也没有去碰的地区。但如果我军要去占领，它马上就会成为整个战场上最敏感最易引起激烈争夺的地方！江涛让他们去踩的是一个他自己大概也不愿去踩的雷区！——免崽子！他在心底暗骂了一声。“尹参谋长，”他从肖斌手中要过电话听筒，直接同A团参谋长讲话，“我是刘宗魁！请你详细讲一下，眼下632、633、634高地上有些什么情况。”“刘副团长，”尹国才说，“据我团三营在631高地一早上的观察，眼下632、633、634高地上还没有敌人！”“情况可靠？”“绝对可靠！”“那好！”他没有再同尹国才多说什么，就放下了电话。一个念头清楚地涌上脑际：部队必须立即出发，越快越好！——江涛给他的时间并不多。现在是八时三十分，距离江涛为他们规定的抵达632高地地区的时间只差半个小时，距离他们为规定的结束进攻战斗的时间也只有五个半小时。最重要的是：仅仅冲着上述三个小高地目前尚没有敌人这一情况，他们也应迅速行动，尽快完成对它们的控制。十三 刘宗魁坐在山梁线上一块岩石背后，就着身上水壶里的水，一点点地咽下了魏喜递给他的压缩干粮，体力渐渐恢复了一些。肖斌和陈国庆才带着七连的另外两个排赶了上来。看到副团长让先头部队停下了，肖斌有些着急。江涛为他们这支小分队规定的抵达632高地地区发起攻击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整，现在距这个时间已不足十分钟了！没有等到担任后卫的九连和更后面由副教导员带领的民工担架队也爬上山梁，就陆续到达的七连和八连的军官叫到跟前，命令道：“立即以奔袭速度向目的地前进！不管途中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停下！到达632高地地区后，无论哪个连在前，都要马上向那儿的三座高地展开攻击，不要等待！”



朱秀海 著

新书架

《最后一颗子弹》

乌一明

这是国内第一部既收入作者的多篇精彩小说，又会聚了几乎囊括国内所有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家、评论家、高校学者参与评论的小说集。尤其是《最后一颗子弹》，在《小说月刊》首发后，十五家报刊转载，被中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用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卷，因为与鲁迅、梁实秋、比·布来森一起作为百分卷中的阅读题，而成为2006年各层面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同时，小说集还会聚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多次题名、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八一文学奖、春天文学奖、中国小小说金

麻雀奖、全国微型小说年度奖在内的，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文学奖项的获奖人士针对作者每篇小说的评论文章。周大新、李佩甫、朱秀海、阎连科、刘庆邦、蓝蓝、乔叶、戴来等著名作家，小小说界的领军人物杨晓敏，小小说界风云人物孙方友、侯德云、蔡楠、宗利华、谢志强、吴万夫、知名评论家和学者胡平、常智奇、刘海燕、顾建新、宋子平等，均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不一样的评论风格，与小说作者一起，联袂创作了一部小小说集。而其中部分小说后的网络评点、原刊编辑评点、读者评点，以及介绍小说创作的缘起、经过和感悟的“作者补白”，对于写作者、研究者都有着极其特殊的参考意义。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雅居(国画)

陈龙

节约用水，其实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但真正做起来，着实不那么容易。朋友张某，几年前就把面池的下水管接到一只桶里，据说每天接到的水，可以解决卫生间的水问题。也许由此尝到甜头，后又扩大而之，把洗衣淘菜用过的水，空调滴下的水聚起来二次使用，就连下雨，也弄些桶盆接上一些水用来浇花拖地。这本是值得提倡的一件好事，但张某却做得偷偷摸摸，不愿让人知道，原因是有人说三道四，有的说他太“抠”

夜厮守，那么温馨，那么浪漫，那么神奇，引来了游客如云。然而，月牙泉的水位在下降，水面在缩小，采取人工灌水的办法，也无济于事。试想，如果这里消失了月牙泉，那犹如粗犷大汉的鸣沙山孤单地卧在这沙漠世界里，将会多么凄凉而寂寞。我的祖籍在巩义，依山傍水，山上也有一眼小有名气的山泉。过去，泉水一年四季汩汩往上冒，游人可以任意用手捧起来就喝。泉水漫了，就顺着山坡小溪往下流，一直流到附近一个水塘里，水塘里蛙声清脆，荷花飘香。可如今，还是这个水，几乎只有泉底一点水，游人隔着栏杆，只能看到泉底模糊的人影。如此等等，我们还不应该有一点“杞人忧天”吗？其实忧的并不止是这些，而是透过这些现象看出大自然在向我们发出警告：节约水资源迫在眉睫，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绿城杂俎

闲话节水

苏 鸯

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的方法很多，可以动用政府职能，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但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朋友张某的做法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尼姑是汉族地区对信佛出家的女子的俗称。确切的称谓是“比丘尼”，这是梵语的译音。佛教第一个出家的女子是摩诃波·波提，她是释迦牟尼的姨母。释迦牟尼出生后7天，生母摩耶夫人去世，由姨母抚养成人。释迦牟尼成道后，摩诃波·波提随释迦牟尼出家。摩诃波·波提的汉语意译为“大失主”、“大爱道”，所以，我国汉族地区又称佛教出家女信徒为“爱道堂”。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当时由于佛典

传译不广，一般人只知剃除须发即为出家。直到东晋末年，我国尚无符合戒法的比丘尼。直到南北朝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才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8位比丘尼乘海船到宋都城建业（今南京）。她们是最早到中国的外国比丘尼。元嘉十年，又有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11人来到中国。她们在南林寺筑戒坛，为中国民众慧果、净音等300余人重新受戒。从此，我国才有如戒如律的比丘尼。

散文

细节的美丽

卞卡

文学作品中很注重细节，一篇作品，情节是骨架，细节是血脉，骨架搭起来之后，只要有好的细节，并加以细腻描写，刻画出来的人物就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我曾读过一篇小说，里边有这样一个小细节：妻子还没黄梢时节，几个青年妇女到大田里薅草，一块麦田的边上，长着一棵杏树，杏树上结的杏子还不熟，清清的，有的茸茸的毛还没褪净，想必是很酸的。但是，有一个女子竟兀自跑到杏树下，用手拽住一根树枝，连忙摘下几个杏

亮，面带微笑，一边鞠躬，一边说着什么，导游说那是欢迎我们坐他的车。行程两个多小时，汽车开得非常平稳，大家心情很是愉快。午后一时许，回到市里就餐，汽车停在一家饭店门口，他先下车，仍然微笑着，给我们鞠躬，仍然用我们听不懂的韩语，感谢我们乘坐他的车，并祝我们用好午餐，然后便将车开走了。一个小时后，我们走出饭店，车已停在那里，他又在恭恭敬敬地欢迎我们。最令人感动的是，一天晚饭后回到宾馆，已近10点钟了，我和同房的朋友乘电梯到12楼住室，泡上茶水，点燃一支香烟，正准备坐下来休息，他突然想起数码相机忘在了车上，看看时间，已过去20多分钟了。我说，赶紧下楼，看司机走了没有。半个小时过去了，不见他上来，因为出国前都没带手机，没法取得联系，我只好坐在室内焦急等待。又过5分钟，他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满脸笑容。原来，他下楼后，导游还在大厅里坐着，司机早已将汽车开走。导游连忙用手机联系，司机便马上从汉江南岸把汽车开了过来。从时间估计，行程大约有40多里。汽车停下，按朋友指的位置，司机先在座位周围找，接着又趴下

身子，拱在座位下边，终于在座位与车窗的夹缝中找到了相机。这本来与他无关，却连连表示歉意。天已很晚了，他还没吃饭，还得把车开回去。真难为他了。我和室友都很感动！从首尔飞北京，他送我们到机场，态度仍那么和蔼，彬彬有礼，我们中有几人，用几天来学到的韩语，生硬地说：“歌讴妈我优！”（谢谢）向他道别。这是发生在那位司机身上的几个细节，围绕这样的细节，我想了很多。在国内，我不知道坐过多少次公交车和旅游大巴，还没有见过哪位司机，像韩国那位司机对待乘客那么热情，服务那么到位。其实，不仅仅是那位司机，韩国首都首尔市中心广场不大，周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公交车自然也很多。我在一个站牌下观望，公交车流水般地开来又开走，乘客上下，井然有序，司机总是面带笑容，对乘客显得很有礼貌，很尊重。这些都是细节，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试想，一个人如此，假若放大到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道理不是一样的吗？故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要办好任何一件事情，在从大局入手的同时，要注重每一个细节，细节完美了，一切自然便会趋于完美。细节的美丽，美丽的细节，真的希望亲情地向我们走来……



黄河之水天上来(国画)

程大利



墨迹 曹子墨

我接过信封，满不在乎地拆开，没有丝毫忐忑和紧张。然后，一个数字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660。那次考试，满分是673。660分，意味着我只做错了两三道题。“蓝衣服”看了看我手中的成绩单，眼睛睁得越来越圆，嘴巴也张得越来越大。顿了顿，他才无比惊讶地说：“原来这次唯一一个考660分的就是你啊！”

命运的偏爱

曹子墨

660的分数带给爸妈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这让我多少有些不解，一向不太关心分数的他们，为什么偏偏对托福这么在意？多年以后，爸妈到美国探望我，说起往事，我才明白了他们的用心良苦。原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660的分数就像一张船票，能够把我送到大洋彼岸，展开一段幸福的人生。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爸妈的一生都充满磨难。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了，但那段非人岁月留下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让孩子们生活在那片新大陆，成为他们最大的心愿。与他们相比，我却不太一样。我没有经历过波瀾，对于在大念书和北京简简单单的生活，我很知足，也很留恋。

命运的偏爱

曹子墨